

就喜欢长得野的

温怀璧急忙侧过脸闪避，抬手挥剑要把那箭挡下来。

手刚刚抬起来，他脖子突然一紧，竟是被人直接拎了起来！

耳侧是凌乱的马蹄声，温怀璧直接被按上了马！

他刚被人圈进怀里，就听姜虞在他头顶上恶声恶气道：「你在这找死吗？！」

温怀璧没回头，压着嗓子问：「不是叫你藏好吗？」

「藏好？」姜虞大力挥了一下马鞭，龇牙道，「我要是听你的鬼话，那现在你.....呸，那现在我的身体是不是就被一箭射穿额头了？」

身下的马被抽疼了，发疯似的往前跑，一路把前面的刺客撞开，直愣愣向前冲。

刺客们见皇帝就在马上，于是拉弓挥刀要杀皇帝，但几刀子戳在马上，马感觉到疼，就跑得更疯更快，冲过漫天飞箭往林子深处跑。

姜虞虽然会骑马，但这马就像发了狂一样，周围又是危机四伏，她一个没抓稳缰绳，失去重心，整个人往后仰。

温怀璧见状，眼疾手快地抓住她手中挥起的马鞭，又把马鞭一扯，连带着把她整个人也扯了回来。

姜虞还有点受惊吓，下意识把他抱得死紧。

温怀璧身体一僵，然后从她手中抽出马鞭，狠狠抽了马匹一下。

还有箭嗖嗖射过来，有一箭正蹭过他的手臂，留下一道长长的血口子。

他连眉头都没皱一下，道：「抱紧，别又往下栽。」

身下的马匹已经跑出去很远了，把厮杀声都甩在了身后，他伸手摸了摸自己身上，然后一皱眉，抬手冲着黑暗中比了个手势。

暗卫头子注意到这个手势，于是吹了一声响哨，而后正与刺客缠斗的暗卫们纷纷停了攻势，撤走了。

姜虞没注意到他的动作，依言要抱紧他，结果发现自己已经抱得很紧了。

她的心莫名其妙咚咚咚地跳得很快，她半晌才道：「还不够紧啊？」

温怀璧一愣，然后踹了马肚子一脚：「让你抱紧就抱紧，栽下去，朕可救不了你。」

姜虞哼哼唧唧：「什么叫你救不了我？刚才明明都是我救你！」

温怀璧哂笑：「今日之事都是算计好的，你不来逞英雄，朕也有脱身之法。」

姜虞语气有点急：「你就会说，刚才那支箭射你脑门上怎么办？！」

温怀璧沉默一会儿，突然问：「你在关心朕？」

姜虞一哽，干咳一声：「我是关心我自己的身体，不然鬼才来救你。」

温怀璧扭头：「谁需要你救？也不知道好好保全自.....」

突然，他话音一顿。

他一扭过头去，就见她满身都是血，连脸上也溅了血。

他见四周安全，于是勒马停住：「伤哪了？」

姜虞被他扯住手腕，她象征性挣了挣：「你以为我想救你？就你找的那个地方，我要是不跑，都被卢主事杀一万回了！」

温怀璧眼神阴鸷：「他伤的你？」

姜虞把手抽出来：「他还想杀了我.....不对，他还想杀了皇帝呢，我刚才在灌木里蹲着，结果王观海和他过来了，正好有只兔子跳出来，他们发现我了，就来追我。」

她踢了踢马肚子让马继续跑起来：「这马还是他的呢，他带了一大队人马追我，还好你南边山洞里安排了人接应，把那一大队人都引开了，不过卢主事还在追我。」

她道：「后来我躲到了个隐蔽洞口，他下马要杀我，然后我踹他一脚，把他的刀抢了，又捅了他一刀，抢了他的马就跑。」

温怀璧直接要撩她袖子：「伤到.....」

话音未落，姜虞直接打断他：「你急什么？这是别人的血。」

温怀璧动作一僵，转过身去继续骑马，前言不搭后语问：「你说他带了一大队人马？」

「对啊，一大队呢。」姜虞扯他袖子，「问你话呢，你急什么？」

温怀璧搓了搓缰绳：「姜贵妃当时应当是往南边逃的吧，朕在北边，你来做什么？」

姜虞袖子一甩，梗着脖子道：「不是说过了，我关心我自己身体吗？不然还能来干吗？我问你急什么，你回答不出来就转移话题，是不是？」

温怀璧直接不说话了。

天还是暗的，但也已经有点蒙蒙亮了。

他骑着马往另一边的峰群上走，然后把马停在了一处不知名小峰的山顶上。

姜虞跳下马问他：「咱们在这里干吗？」

「等天亮。」温怀璧也跳下马，结果一个没站稳，踉跄了一下。

姜虞赶忙伸手扶住他，却借着周围暗淡的光瞧见了 he 手臂上那条擦伤：「你……」

话音未落，她又看见 he 腰间的衣服上也氤氲了一大片血红。

她赶紧伸手去摸那片血淋淋的地方，发现还是潮湿的，于是转口急切道：「你怎么伤这么重？你就会说，说什么运筹帷幄，结果……」

「嘶——」温怀璧捂住腰，后退一步。

姜虞的手像触电一样收回来，她小心翼翼把他按到树下坐着：「你运筹帷幄个屁，你就是活该，什么都不告诉我，现在受这么重的伤，我看你能不能活着回去！」

温怀璧闭上眼咳了一声：「朝中势力复杂，不告诉你是为你好。」

姜虞抖了抖袖子，像是在找东西：「复杂？为我好？你可真能啊，你这么能怎么还受伤？还运筹帷幄呢，还都算计好了呢，我看你就是傻！」

温怀璧喉结动了动：「姜贵妃，谁给你的胆子骂朕，小心……」

话未说完，姜虞直接扯着他的手把他死死按在了树干上。

他惊讶地睁开眼，就看见姜虞凑得很近，但她现在用的是他的身体，他只能看见自己的脸怼在自己的面前。

他别过头去，干咳一声：「你干什么？」

姜虞一言不发开始扯他的衣服，然后又解开他的外袍：「你说我干什么？」

温怀璧往后退了一点，伸手把被扯开的衣服拽了回去：「姜虞你发什么疯？朕现在用的是你的身体！」

姜虞从袖子上撕了一片布料，然后继续扯他衣服：「我自己的身体我还不能看了？你不会觉得我对你欲行不轨吧？我对我自己的身体能有什么兴趣？」

温怀璧这回没阻止她扯衣服，掩嘴咳嗽一声：「你脑子里都在想什么？」

姜虞伸手摸到他腰间：「我给你包扎一下，免得你失血过多死在这，荒郊野岭的，你要是变成鬼，我可不管你。」

温怀璧往后退了一点。

姜虞直接把他外衫扯开，却突然发现外衫上血淋淋的那一片根本连破都没破，只是染上了血而已。

她眼睛眯了眯，然后伸手按在他腰间那一片血淋淋的地方。

温怀璧又「嘶」了一声。

姜虞直接把布条往他身上一砸：「好玩吗？」

温怀璧掀起眼皮子看她，慢条斯理地把她刚才说的话又回敬给她：「朕还没问你急什么呢，这是别人的血。」

姜虞气笑了，站起身往马旁边走。

温怀璧扯住她的袖子，慢吞吞道：「朕真伤了。」

姜虞把手扯出来：「陛下您无所不能，伤了，自己包扎一下很难吗？包扎完了您就在这等着，臣妾呢骑着马先回宫，回宫以后一定叫八抬大轿来抬您，路上再找几个乐师吹唢呐，行不行？」

温怀璧皱眉：「姜贵妃，朕不过是……」

姜虞咬牙切齿：「陛下您不过是什么？不过是与臣妾共用身体的时候把臣妾卷进这些纷争里，不过是自以为为臣妾好就事事把臣妾蒙在鼓里，问起来就是要臣妾一头雾水照着您说的做，问起来就是为了臣妾好。」

她蹲下身凑近他，微红着眼睛看他：「您不过是什么？不过是把臣妾蒙在鼓里再拿着臣妾的身体随随便便去涉险而已！」

温怀璧对上她微红的眼睛，突然伸手敲敲她的额头：「好了，朕道歉。」

姜虞把他的手打掉：「你问过我一句吗？」

温怀璧张了张嘴，过了半天才道：「那好，朕问你，朕等一会儿要去几个很危险的地方，你是想和朕一起去，还是留在这里等朕的人接应你？」

姜虞拔高声音：「知道危险你还要去！」

温怀璧笑道：「有些事情不是不想做就可以不去做的。」

姜虞闷闷不乐看着他，不情不愿：「去，我当然得和你去，我不去的话，谁知道你又怎么糟蹋我的身体。」

温怀璧扬眉：「姜贵妃，你到底是关心朕还是关心你自己的身体？」

姜虞扭过头去：「你来来回回问来问去有完没完？我.....我关心你干吗？」

她咬了咬下嘴唇，又问：「那咱们等一下去哪？」

温怀璧敛眸：「玉人峰山脚下，王观海说的一个地方，太后设的陷阱。」

姜虞想到躲在灌木里偷听的王观海和卢主事的对话，道：「那里应该设了埋伏，太后说不定就抱着要你死的心思。」

温怀璧闭上眼：「嗯，不知道在里面埋伏了多少刺客，都是冲着朕来的。你现在用着朕的身体，在旁人眼里你才是皇帝，他们第一个要杀的就是你，这样你也要去？」

姜虞小声嘀咕，反问道：「对啊，这样你也要去？」

温怀璧说：「若是不去，埋伏在那的刺客都会知道朕没去，消息很快就会传到太后那里，说不定你我回宸阳之前，城门就已经被李家派兵驻守了，到时候你我连回城的机会都没有。」

姜虞脚尖踩着地上的石头：「刚才我藏在林子里好好躲着也有大队人马追杀我啊，有命逃了一次，谁知道我还有没有命逃第二次。」

她想了想，不去直视温怀璧，清清嗓子又道：「反正我现在披着皇帝的皮，跟着你说不定还安全一点。」

天已经亮了，能清晰地看见周遭事物。

温怀璧抬眼看她，重复问道：「刀剑无眼，朕不一定能护你周全，你确定？」

姜虞直接起身走到马旁边：「你最近怎么变得磨磨唧唧的，一个问题翻来覆去地问？」

她翻身上马，然后扯了扯缰绳，扭头看他：「不是说天亮走吗？现在天亮了，走不走？你不走我走了！」

温怀璧抬眸看了她好一会儿，突然愉悦地笑了笑，然后也起身上了马。

他一夹马肚子，让身下马匹又跑了起来：「行，走！」

放鹤山是一片山群，马匹在群山之间奔跑，叫一旁的风景飞速倒退着，越靠近玉人峰周遭就越荒芜。

眼看着快到山门处了，姜虞突然扯了扯温怀璧的衣服：「对了，一会儿进了山我不给你添乱，你也要好好保护自己，不对，好好保护我的身体。」

温怀璧轻笑：「怎么？」

姜虞攥着他的衣服：「我觉得我不是很会当皇帝，你要是死了，你那把龙椅我也坐不久。」

她话音方落，身下的马匹就到了玉人峰的山门口。

温怀璧朝她比了个噤声的手势，然后慢吞吞遛马似的四处走了走，最后在西南边的一座小土丘边上停了一小会儿，才进了山门。

玉人峰里安静极了，时值盛夏，但周围却都是黄褐色的枯木，整个山间一点生气都没有。

他们骑着马慢慢往里走，就见再里面些的地方高高低低耸立着些小土丘，待到马匹走近了，姜虞握着缰绳的手陡然收紧——

这里是个坟场！

温怀璧先下了马，他把姜虞也拽了下来，然后顺势靠在她怀里装模作样哭道：「陛下，这是哪里呀？臣妾好怕——」

姜虞身体一僵，刚要开口说话，就感觉到袖口被拉住了。

衣袖遮掩间，温怀璧握住了她的手，给她递去一把匕首。

他微微踮起脚凑在她耳边，用气音道：「山门外西南边有个土丘，山坡后是我们的人，一会儿若是生变，不用管我，只管自己往那跑。」

姜虞下意识要回头，却被温怀璧圈住了脖子。

他给她理了理头发，凑在她耳边又道：「别回头。」

姜虞点点头，见温怀璧想走动，于是道：「爱妃别怕，此处风景独特，四处走走就不会觉得吓人了。」

温怀璧牵住她的手，拉着她走：「那陛下陪着臣妾走走。」

他们四处走了走，这里除了密密麻麻的坟包以外就没别的东西了，甚至连个鸟儿雀儿都没有，安静得叫人心里发慌，只有偶尔一阵阴风吹过，吹得旁边光秃秃又稀疏的枯木哗啦啦直响。

姜虞走得不快，她突然扯了扯温怀璧的袖子，在他耳边道：「我觉得这个地方有点奇怪，我走在这里心里发虚，总觉得.....」

她斟酌了一下，说不出来那种虚虚的感觉。

温怀璧点点头，拉着她又走了两圈，然后突然在一处坟头前停了下来，直接弯下身子开始挖坟。

姜虞扯了他一下：「你挖人家的坟干什么？」

温怀璧顺势把她扯到身后：「到我身后来。」

姜虞心里那种发虚的感觉更强烈了，她说不出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，只觉得每一步都像是踩在自己心尖尖上，叫她连呼吸都小心翼翼起来。

温怀璧还在挖土，没过一会儿就在坟包前面挖出了个小坑。

姜虞一直看着他挖土，时不时会突然转头往身后看上一眼，就觉得四周都空荡荡的，这乱坟岗就像死人国一样，温怀璧与她是仅存的活物。

刺客.....藏在哪里？

她环顾四周，见周围根本没有能够埋伏的地方，心里没底，惴惴不安地又把目光挪回温怀璧身上，盯着面前的坟包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她突然瞥见土里有一块不大一样的颜色，于是她凑近了些，眯着眼睛仔细看，还顺便扯了扯温怀璧的袖子。

温怀璧转过头冲她摇头，然后继续挖。

姜虞见那异色的东西越来越明显，是肉色的，竟是几根手指！

她悄声道：「你是不是挖到别人的尸体了？那好像是.....」

话未说完，那几根手指突然动了一下！

与此同时，温怀璧立马退开，用力把她往后一推：「走！」

「砰——」

面前那只手撑住了地面，紧接着从土里面跳出几个刺客来！

随着刺客们从土里跳出来，地上的薄薄一层土皮子也被「唰啦」一下掀了开来，黄沙乱飞，地上也空出几个大坑来。

刺客们持刀就要往姜虞身上刺，她眼疾手快侧身一躲，攥着匕首挡了刺客一刀，然后拽着温怀璧就往西南方向跑。

但四周的土地又开始接连动了动，紧接着又有许许多多刺客从周围的土地下面蹦了出来，挥着刀就往他们身上砍。

黄土漫天飘飞，姜虞终于知道先前走动时的那种说不出的心里发虚的感觉是什么了——

因为四周大部分的地面根本就是空心的！

这乱坟岗里没有藏人的地方，所以刺客们都藏在地底下，地底下被挖空成了小地下室的样子，然后上面盖着层竹筛，竹筛上覆了层土，刺客们顶开竹筛就能出来。

温怀璧利落地踹飞一个刺客，从刺客手上夺了把刀过来与刺客们缠斗。

姜虞看了温怀璧一眼，她咬咬牙，来不及说话，一匕首就捅到了近身的刺客身上，也学着温怀璧的样子夺了刀开始抵御攻击。

好在以前李承昀教过她些防身的功夫，她还算是毫无还手之力，加上温怀璧这具身体长年习武，灵敏度也高，她勉强能打几个来回。

温怀璧能打一些，他杀了很多，然后拽着姜虞的手就往西南边疯跑。

他原本是带了烟花弹在身上的，但是先前在围场的时候弄丢了，好在暗卫们就在山门外，他只需要带着姜虞过去，把刺客们都引去就是了。

先前在部署围猎之前他就料到太后可能会引他去设伏的地点，嘱咐过暗卫若听见什么地方就埋伏过去，方才从围场出来的时候他比的手势就是示意暗卫来玉人峰埋伏。

适才他进山门之前看见西南方的小土丘上有他暗卫的标记，才带着姜虞进来。

他们离山门处越来越近，温怀璧一边把刺客往那边引，一边挥刀护着自己和姜虞。

姜虞也不拖后腿，见人就捅，丝毫不手软。

突然，她感觉到身后传来一阵凌厉的刀风，她下意识回过头去，就见有个刺客正飞扑着提刀往温怀璧背后砍！

她眼疾手快把温怀璧狠狠一拽，挥刀挡住了那刺客用十成力气劈过来的刀。

「铛——」

利器碰撞出尖锐刺耳的声响。

姜虞被震得虎口发疼，手一颤，手中的刀就直接「咣当」一声掉在了地上。

那刺客见一刀没中，于是又狠狠抬起手要挥刀，沾着血的弯刀就在姜虞面前，飞快地斩断了周围的风，往姜虞面门上砍！

温怀璧瞥见再一个拐角就出山门了，于是把姜虞狠狠一推，直接把她推了出去，他自己却到了刺客刀下。

姜虞一个踉跄暴露在暗卫的视野里，她手还拽着温怀璧要把他往外扯。

电光石火间，埋伏在土丘后的暗卫全都冒了头，有暗卫拉弓瞄准一气呵成，直接射了支箭过来。

箭「唰」地一下往刺客手上冲，刺客的刀还悬在温怀璧与姜虞头顶，温怀璧见暗卫射箭过来，担心刺客的刀被震掉落在他们头上，于是又扯着姜虞侧身一躲，把她往怀里一拽，与刺客的刀错开一段距离。

「嗖——」

箭呼啸着穿过空气飞来，箭尖却恰好蹭过了温怀璧的额头，削掉了他额间的一小块皮肉。

温怀璧闷哼一声，抱着姜虞的手紧了紧，紧接着额头上一阵尖锐的刺痛袭了上来，湿漉漉又温热的血直接涌了出来，顺着额头流下来，糊在眼睛上。

姜虞一抬头就看见他满脸是血，她心里「咯噔」一下，眼睛在四处扫来扫去，最后找到了一块半人高的大石块。

她直接拽着他冲到石块后面，见四下无人，她才咬牙切齿道：「温怀璧，我的脸！」

石块前面的交战声不绝于耳，暗卫和刺客们打成了一片，场面混乱不堪。

姜虞听着外面的厮杀声，又四处看了看，确定周围没有刺客，才用袖子狠狠蹭了一下温怀璧满头的血：「温、怀、璧！」

她凑近看额头上的伤，就见额头上被削掉的皮肉约莫一个小拇指指甲盖那么长，宽倒是没多宽，但是很深，留了疤肯定不好看。

她怒气冲冲把他眼睛上的血又给擦干净：「说了要你好好保护我的身体，你当成耳旁风是吧？我的脸！」

温怀璧闻言，微微皱眉，没说话。

姜虞见他不说话，又攥住他的手腕：「怎么了？还有哪伤到了？！」

温怀璧任由她紧张兮兮地扯着他的手臂翻看，过了很久才道：「我又不是在意美丑的人。」

他凑近她，借她的眼瞳做镜子，瞧见姜虞这张脸的额头上覆了道细短的伤口。

他舔舔唇，又道：「我觉得不丑。」

「你觉得不丑有什么用？！」姜虞气笑了，直接把他推开，
「以后咱俩要是换不回来了，我就天天去宠幸年轻貌美的，你就守着这张破相的脸过吧，以色侍人的资本都没了！」

温怀璧把额头上的血又抹了一下，幽幽道：「你什么时候以色侍人过？」

姜虞哽住，老半天才冷哼一声：「反正破相的不是你，你站着说话不腰疼。」

温怀璧扬眉：「你这满脸不甘心的，这是还想以色侍谁？」

姜虞气呼呼的：「反正不是你！」

温怀璧脸黑了些，阴阳怪气：「哦？那你想侍谁？旧情郎？」

姜虞深吸一口气，刚想说话，结果暗卫头子过来了。

暗卫头子道：「陛下，娘娘，刺客已经杀光了。」

姜虞闻言，扭头去看，就见地上果然躺了一大片刺客，有些地方的土都被染红了。

她还没说话呢，温怀璧就点了点头：「先前离开围场的时候，可是按照计划行事的？」

暗卫头子点头：「娘娘，一切都在计划之中。」

姜虞听得云里雾里，扯了扯温怀璧的袖子，在他耳边悄悄道：「你暗卫的人怎么就剩这么点了？」

温怀璧站起身，看着面前满地尸骸，答非所问：「这些应该不是什么土匪贼寇，李家埋伏我应该是用的自己人，估计这些都是李家养的兵。」

说着，他就走上前去准备扒拉扒拉地上的尸体，看看能不能从这些人身上摸出什么线索。

姜虞见状，噤了噤嘴也跟上去，有样学样地蹲下身准备扒尸体。

正要伸手开扒的时候，她的手腕突然被人拽住了。

她一抬头，就看见温怀璧面无表情地看着她，道：「别扒，别看。」

姜虞另一只手扒拉了一下刺客的面巾，不耐烦道：「你又怎么了？」

温怀璧把那刺客的尸体踹远了点，目光瞥过刺客露出来一大半的胸毛，声音凉凉地重复刚才的话：「别扒，别看。」

姜虞觉得他莫名其妙的，于是站起身来找了个树干靠着：「你以为我想看？」

她算起来也已经很久没休息了，这两天耗费体力精力都很多，也很累，于是直接闭上眼开始小憩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她突然听见地上传来了轻微的摩擦声。

她皱了皱眉，以为听错了，没睁眼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突然，她的脚腕被一只黏腻腻血淋淋的手猛然攥住了！

她猛地一下睁开眼，整个人触电似的弹了起来，一低头就看见有个刺客正抓着她的脚腕：「啊——」

一旁的温怀璧听见她的尖叫声，直接踹开地上翻了一半的尸体往她这里跑，还从暗卫头子手上夺了把刀。

他提着刀三两步跑过来，结果一打眼就看见姜虞正抬脚恶狠狠踩着那刺客的手，另一只脚还往刺客的伤处怼，恨不得整个人在刺客身上蹦蹦跳跳。

刺客被她一脚又一脚踩得口吐鲜血，颤抖着松了手，身体抽搐翻白眼。

姜虞一边踩还一边骂骂咧咧：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，你嫌自己死得不够快是不是？」

温怀璧：「……」

他低头看那刺客，就见那刺客脑袋一歪，直接断了气。

姜虞见那刺客没气了，这才拍了拍胸口，小声嘀咕：「吓死我了。」

她一抬头，就看见温怀璧脸色煞白地看着她，表情却很是诡异。

她狐疑道：「怎么了？你脸怎么这么白？」

温怀璧眼皮子跳了跳：「咳，没事。」

姜虞目光又落在他的刀上：「你怎么还拎着刀？」

正说着，突然一阵大风吹过来，把地上那刺客的面巾掀开了。

姜虞皱眉，刚想换一棵树靠，垂眼看见那刺客的脸时，脚步却陡然顿住——

那刺客的左眼下竟有一道凸起的十字形疤痕！

她愣在原地，神情古怪地盯着那刺客，小声喃喃：「怎么可能.....」

温怀璧见她一双眼睛死死盯着那刺客，于是抬脚踹了踹那刺客的尸体，又掀起一道掌风把刺客脸上的面巾覆上了。

姜虞犹豫一会儿，又伸手把刺客的面巾拿开了。

温怀璧脸都黑了，夹枪带棒道：「难道姜贵妃就喜欢长得野的？」

姜虞咬着下嘴唇，手指头发凉，半晌才道：「你还记不记得我欠李承昀那条命？当年鸾铃之祸是李承昀冒死把我从悍匪手里救下来的。」

温怀璧眸色深黯，一脚把地上的小石子踢远，声音冷冰冰的：「所以？」

姜虞扯他的衣角，示意他也蹲下来：「这人我见过，他就是当初绑了我和姜嫣的马匪头子，姜嫣如果名字没记错的话，这人就是裴辛。」

温怀璧正色问：「你确定？」

姜虞点点头，手指虚虚在裴辛脸上的十字疤上点了点：「不可能记错，他左眼下这个疤就是我用簪子划的，他当时气得扇了我两耳光，直接提刀要杀了我。」

温怀璧目光也落在那道疤痕上，过了很久才喃喃道：「原来如此.....」

姜虞心中也隐隐约约有什么东西连成了一条线，她扯着温怀璧的袖子，道：「我那日看了你关于落秋的记忆，才彻底确信鸾铃之祸是太后和李家所为，你说这些人都是李家的兵，难道鸾铃之祸的马匪根本就不是贼寇，而是李家的兵假扮的？」

温怀璧看了看她一身血污的外袍：「别瞎猜，这些你都不管。」

姜虞站起来踹了裴辛的尸体一脚：「呵，你就是不愿意和我说实话，还叫我别瞎猜，你不说我也猜到了，这鸾铃之祸的马匪就是李家私军假扮的！」

温怀璧也站起来，朝着她抬手。

姜虞警觉地后退一步，凶巴巴看着他：「你干吗？你还想杀人灭口啊？」

温怀璧失笑，拽了她一把，把她拽到马匹边上：「你脑子里想的什么？别瞎猜了，上马。」

姜虞不动，叉着腰：「不行，你今天不和我说清楚就谁也别想走。」

温怀璧终于掀起眼皮子和她对视：「前朝这些事知道了对你没好处，我说了要护你就会护着你，你躲在我的羽翼下便可。」

姜虞挑眉看她，突然伸手按在他额头刚止住血的伤口上：「羽翼？」

温怀璧「嘶」了一声：「这是你自己的脸。」

姜虞撇嘴：「对啊，这是我的脸。你连我的身体都保护不好，你这羽翼可真够小的，别是什么鸡翅膀鸭翅膀吧，这么小我怎么躲啊？」

温怀璧脸色发黑：「你这嘴！」

姜虞扯了扯他，满脸认真：「你别瞒着我，你我早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，那些事情我都猜得七七八八，你瞒我又能瞒到几时？」

她又接着道：「我早卷进来了，你什么都不说我也不会安全，像这两日，要不是我反应快，早就死了好几回了。」

温怀璧沉默了一会儿，终于松了口。

他说：「罢了，其实这些年宸阳附近到白鹿关一带出现过几起贼寇作乱，他们用的兵刃都是朝廷的军械，是黑市上流通下来的，兵部的册子上却没什么军械丢失的异样。」

姜虞皱眉：「管这些的是赵鉴赵尚书吧？」

温怀璧点点头：「我查过李家的私兵，他们从来不缺钱粮，但赵鉴和李家的账上并没有支出，与他们相关的那些官员我也查过，账面上负担不了那么大的支出，反而有些没有来由的进账，贼寇横行的那几年进账最多。」

他说：「你仔细想想。」

姜虞咬着下嘴唇沉默一会儿，突然道：「难道他们不光鸾铃之祸伪装成马匪，其实一直有一部分私兵是以马匪贼寇的身份活着，然后在宸阳城内外为非作歹、杀人劫财？」

她倒吸一口凉气：「然后那些抢来的钱就用作养兵的支出，甚至进了李家私库，还有那些铁器，不是私贩的就是……」

温怀璧点点头，翻身上马：「行了，姜贵妃现在可以走了吗？」

姜虞哼哼唧唧，磨磨蹭蹭上了马：「这些随便提一件出来都是灭族的大罪啊。」

温怀璧「嗯」了一声：「所以我一直在找线索，前朝办事章程复杂，即便是皇帝也没办法直接定罪，若是没有证据，就都是

空谈。」

她又道：「那我们现在去哪儿？」

温怀璧夹了夹马肚子：「孤鸿寺。」

姜虞狐疑道：「去孤鸿寺干什么？」

温怀璧说：「王观海临死前知道被太后卖了，又说了个地点，就是孤鸿寺。」

姜虞沉吟一会儿：「落秋那东西藏得连太后都不知道在哪儿，王侍郎说的应该是裴辛的葬身地，裴辛就在那躺着，意思是很可能裴辛的墓里埋了别的东西？」

温怀璧没说话，纵马往孤鸿寺的方向奔去。

他们方才一进寺院，就迎面撞见个披着袈裟的老僧人，赫然就是无厄！

无厄冲着他们行了个佛礼，然后目光落在他们身上。

半晌，无厄摸了摸山羊胡子，意外道：「有意思。」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